洛陽縣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修洛陽縣志卷之十五

武進龔崧林麈園編次

藝文之四

記二

明

重修文廟記 文多缺蝕為存其畧　孫應奎

嘉靖六年四月乙巳劉侯以司馬郎中出守河南釐弊敷惠於下政通民和乃飭修文廟越七月而告成郡庠僚佐率郡士肅耆舊從侯詣廟禮行釋菜以落之維時廟貌崇

宏[redacted]改觀士庶龢會成謂侯崇儒重道急先務也既卒事其從事師儒請紀成績余謂孔子之道萬古一日也廟之葺復振儒教以揚聖化[redacted]矣至侯成功視昔備焉華而不靡固而不陋規度周詳圖惟永久勞亦可尚已其視以簿書期會為急鳩材集工為嫌安於故常重於興革者不侔矣侯名漳字允濟號南泉關西蘭州人治郡有聲政光風紀他如毀[redacted]元聖祠[redacted]而[redacted]貞節事皆可為訓也侯之善政固不可謂不在是而謂善政惟止於是非知侯者也故書之以識歲月

洛陽縣重修廟學記

董廷珪

洛陽天下之中阻山帶河負陰抱陽蓋四塞之險稽諸前代縣為郡之附郭而學制未問也洪武壬子制詔郡縣立學邑令胡宏道始營建於治東之廢觀址然其制作卑陋且隘旦頹蓋八十年于茲矣天順庚辰春進士潛江張本濟來知縣事大懼俎豆不飭絃誦不揚無以祇奉舊典政通人和之暇首集群議而重新之主簿劉琛力贊其事相與拓基掄材陶甓礱礎所費皆公家之需不征不擾民樂効其力經始於夏告成於冬殿廡堂齋悉如制卑者以崇

隘者以廣而吾車適臨教諭曾祥輩釋菜之餘諸生請記其事竊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無窮晦明否泰世道之隆替關焉故不事詩書漢之治以霸未知所以教唐之治以夷濂洛關閩之道學丕振宋之治以古於戲吾道之所繫如此夫其可明而不可晦可泰而不可否也明矣天相斯文肆惟我列聖光宅中夏右文崇道盛事軼米而陋漢唐有由然矣皇上重膺歷數之明年禮聘一代之鴻儒褒賞優異又所以甄勵士風為世道計天下賢守令想聞其殊遇而動其衷焉此洛陽縣學所由新也雖然學較本原

之地吾道之所從出四代之學興而人有士行者知所教與學也夫教與學焉者豈止文章云爾哉方其樞趍宮墻淬礪興行則合巨細本末囊括而靡遺宏大道也洎隸仕版乃罄所有以贊時政俾臻皇極治保太和乃已襄大化也其或臨利害遇事變仗義執節折首而不悔立大閑也是則羽翼人世砥柱天常而措世道於四代使人有所矜式吾儒之能事畢矣故夫皇家之所以望士者在是有司之期與士子共勉者在是庠序之中目覩作興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獨不以是自待乎借曰攻記誦詞章以

取青紫而已豈徒為當時賤將以貽來世譏故記以為規

留經記

耿定向

嘉靖壬戌余按關西還時暑重勞役夫初行李止兩笥皆僝夫可舉者過華下道長少滇董君惠余古刻石經若干卷余心寶之受載以歸行逾日見役者淋汗喘息惻然省曰節用愛人此非經中語邪寶此厲民殆與此旨左矣習聞者未之實體載此何為乃解留河南郡學宮與諸士公之吁只此一念醞藉克廣不至淪渝是余之窮經也已固不必盡披此載籍而後謂之通經也洛中故名賢奎聚之

都諒多與余同志者夫

周易一卷四册
毛詩一卷八册
公羊春秋一卷八册
周禮一卷八册
禮記二卷十六册
五經文字一卷四册
凡十四卷計一百四册

河南府學四賢堂記

尚書一卷四册
左氏春秋三卷二十九册
穀梁春秋一卷八册
儀禮一卷八册
爾雅一卷七册

劉定之

河南府儒學明倫堂在大成殿東都御史王公暹以為堂東而殿西則是師生講習之處尊而聖哲祀饗之處卑也乃於殿西隙地復搆新堂堂之所祀者康節邵子明道伊川二程子蓋皆其鄉賢得從祀于先聖者也今年子以使事至河南獲祇謁焉退而思之司馬文正公亦嘗居此亦從祀聖宮者斯堂之祀不與何也以蹟言之若必祖父於斯子孫於斯然後為其鄉則惟兩程夫子為然而康節自共城來今安樂窩其遺墟也文正自涑水來今獨樂園其故址也其蹟之均如此至論其德則熙寧變法之初廷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謇諤學士君實御史伯淳相倡和也元豐退居之際養晦著書皇極經世通鑑資治相符契也元祐更化之秋旋乾轉坤光居宰府頤在經筵相表裏也其德之同又如此是豈可以缺焉而有遺哉明日予與太守虞君廷璽教授鍾君旻洎其同僚諸君語及之皆以為宜無異辭乃定議更祀四賢其序先邵子次司馬子次二程子以齒列也余為記其縣且繫以銘曰

河洛之中大賢所萃維茲四賢當宋盛際或隱巖穴或起科第或居侍從或正宰樞孰能洞觀三才萬物鞭駕風霆探躡天月曰惟邵子林下豪傑孰能用世功烈我巍平視韓富仰儀皐夔而又傳道為學者師曰惟司馬廟堂表儀孰能並峙一家弟昆伯春和季如秋清猶夷猶惠可頗可會絕繼前哲梯階後莫曰惟兩程聖門幹楨同時四賢百世仰希禮殿從祀遍于海涯矧茲鄉里宜有專祠香火堂亭簡編寇几郡候師生來游來止際茲聖明其繼高軌

于　範

二程夫子祠堂記

斯道有統二夫子承之維是洛土二夫子生焉乃未建祠實有司之缺也範為此懼乃作廟謂偪側不足以妥神靈

臨楚不足以來瞻仰得城西關廂民舍數十丈乃厚價購之廟而後敬像而後禮人情也乃作正堂五間六楹七楣中肖二夫子像謂及門諸賢皆有功斯道乃作兩廡十間以翼正堂求諸賢名姓置木主焉謂寢廟必宜深邃乃立周垣乃作重門各三間謂諸生當肄習其所乃作講堂于廟後亦五間六楹七楣謂生徒當有所棲乃作號房於講堂東西謂香火無所司乃延黃冠結廬于側恐其衣食闕資乃置田數畝于垣外廟必有祭乃作祭器祭必有期乃定二八月望日禮必有儀乃準春秋卜祭為之其未備者次第舉焉功成有記乃立石正德庚辰八月朔日

重修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楊榮

凡先賢所當祀而祀之禮也立祠於墓以祀者禮從義起也祠父而償償而興者常也常則不書而書者大復故也河南為天地之中扶輿清淑之所鍾賢哲之生自昔彬彬盛矣然莫盛於宋程氏父子三先生卒俱葬洛陽縣之府店保遺墓至今俱存墓側有祠後世以為饗嘗之所歷歲滋久游罹兵火向之隆者夷壯者敝茂嘗宿莽一視蕩然誠當道者所宜究心也錢塘

周鑑自郎署出參藩政來歷是邦覩之慨然有志興復辛亥春皇上圖宏化理重惟古昔聖賢之道乃頒明詔凡天下郡縣有先聖先賢祠墓在者所司宜以時修葺毋就于廢鑑祇承德意遂以其秋行郡道經嵩邑抵程氏故居得其十六代孫曰子中與同詣墓所薙去荒穢辨正方位先捐俸為倡河南守鄭城李驥及僚屬亦以俸助之以是冬十一月十五日之吉興工能材良需用咸足明年秋八月十一日告成垣墉棟宇皆復舊規封築堅厚樹植繁密凡所供設之器莫不畢具以十月朔旦立開國公神主於

祠之中以明道伊川二先生侑食依故制也復于中家俾守祠事遂率郡屬祇奠焉已詮於衆曰三先生之墓自宋至今餘三百載其間廢興者幾漫不可知顧念吾徒誦其遺言服其遺訓用底有位茲得奉明詔以周旋執事於故邱之間雖墓問之石有當時銘表在無庸重述而祠之興作歲月不有志之將何以示後衆皆曰然鑑比以公務來北京屬翰林侍書蔣暉請予記其事予唯道統之傳自吾夫子以至孟子孟子沒其道無傳焉寥寥千百載間不絕如綫迨宋之興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氏之傳乃續而

其學之所自實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方元公司理南安時
聞國攝通守事知其賢深與友善因遣二先生從學卒能
以其道倡天下傳於後世宋季臨邛魏華父氏奉拳以二
先生易名為請遂定謚伯曰純公叔曰正公皆得從祀先
聖廟庭此天下之通祀也天下通祀則墓祀不立可也而
墓又有祠蓋墓祠則猶廟祭一家之祀也通祀以道統之
傳唯二先生得與其列私祀則推其所自出而開國公擇
師教子之賢是不可泯也揆之於禮始亦弗畔矣夫然則
祠之廢興歲月其誌之也宜嘉鑑之能知所重因其請為

之記云

河南府修范文正公祠墓記

徐溥

宋魏國范文正公葬于河南府洛陽縣尹樊里萬安山下
其子許國忠宣公及侍郎以下祔焉距其西十五里熙寧
間創褒賢顯忠寺以奉香火而未有修祀事者有之自元
守臣郭文蕙始國朝因而行之不廢歷年既久公之子孫
在吳中者若國僎延方從規輩問來展視輒去而忠宣公
嘗置祭田八百畝多侵于人祠墓日壞過者傷之宏治二
年知府姜昂加修治尋被水厄而昂亦移守去矣又二年

都御史常熟徐公恪巡撫其地瞻拜祠墓慨然太息以為已責於是藩臬諸公及知府劉君禮承奉公命委知縣楊滋主簿徐尸具材召工歷數月祠宇一新遂封築其基仍禁樵牧祭田之侵于人者悉歸于寺僧覺隆等復范氏之後世乎下逮漢唐宋人物之生不為不多而特出者猶寡說者以諸葛武侯狄文惠公及范公並稱謂其心術之純正才猷之閎遠若符節之相合然必閱異代鍾間氣而後出則其難也誠甚矣惟其得之難也故凡有志於道德功業者莫不仰而師之以為準的生既不及見沒必從而祭之以示嚮往依託之意亦孰非秉彝好德之所不能已即若夫南陽昌平皆有祠墓為漢唐二公血食之地公之在宋猶二公之於漢唐也今父子即壠依然而香火之事弗治非國家崇重忠賢振勵名節之意此都憲公之所為惓惓者也且吳中為公故鄉慶陽特其經畧之地皆有專祠今其體魄所在宜有重於彼者乃屬之寺僧有司雖有時祀而未著國典都憲猶以為言會改命湖廣以去因并書

之以俟他日舉行焉

重修康節先生安樂窩記

鄭安

安樂窩者宋康節邵先生蒸居之所也先生安貧樂道嘗自號曰安樂先生遂以名其窩焉先生年三十餘來游於洛有定居之意嘉祐間王拱辰尹洛就天津橋南以五代節度使安審琦故宅之基為屋三十楹請遷居之富鄭公又於對宅買園一所有水竹花木之勝居洛者四十年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以為先生之宅則有恥矣司馬溫公集錢買之厥後又棄於民間金大定初全真張六公購得之粉為九真觀遭元季之末燬於兵火矣逮我明景泰甲戌春訪得九真觀遺址即康節先生安樂窩地暇日整馭南過洛水而觀焉惟見頹垣廢址荒煙野草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間其巍然獨存者僅九真觀一殘碑耳壓洋讀之方知安樂窩者於斯在焉瞻顧良久為之躊躇而歎曰設無是碑將遂湮滅而無聞矣既歸謀諸僚寀咸

以修復為宜於是首捐俸金以佐役費洛人之趨事者咸集也耆老鄭福董其事翦荆棘除瓦礫築臺基繚以垣墻植以樹木構室三間塑康節之像于中不閱月而成侯率僚屬落之洛人咸曰不為之文以誌其事後之人孰知祠堂之修自虞侯始也因相與屬筆於予予嘉其功在先賢謹書諸石以誌歲月使後來者有所考焉

重修康節邵夫子安樂窩碑記

李日宣

古之聖賢不重與世違亦不輕以身試蓋難日用啟處皆有以洞其氣數所符與其分量所至若籌策萬類之闔闢

先衆生而定命焉此中出處絶不以我然亦豈能從人其故可思矣予少讀皇極諸篇忻慕康節先生其真經世者與先生生當宋之明盛群賢彙征而獨難於一出傳稱其衍先天之學探賾索隱著書數萬言二程暨呂富司馬諸公咸推崇之為市園宅既乃自名其居曰安樂窩今試問先生德全於躬澤未及物先生遼安乎且安而樂乎雖然龍德不以潛見為增損者也邈世無悶非猶是樂則行之乎彼其應非所設其靜非所貪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道在焉先生之審處於用行舍藏也久矣先生之詩云明時

緩康濟白晝閑經綸又云客說河州事經營未有涯詩予獨無語惟嗅杏香花而其咏安樂窩則有云何異居臣初際會又同天地乍絪縕由是繹之先生所謂樂者固不在嬰啼孩笑之後又豈遺世獨立者所可窺其萬一哉予巡部至洛同年劉東初憲伯相邀一拜悠然有月窟天根之想因為之高其軒閎新其題楠廣其門楹舊有博士奉祠議而未竟今將請於朝與二程先生之後同祀要令千百世下登其堂者顧其名思其義亦如周茂叔每令人尋顏子樂處所樂何事嘗知山川市朝更狄患難樂無不在豈必簞瓢蔬水曲肱陋巷然後所樂可尋哉語云豈無安土而無安心不見安心那問安土倘必向安樂窩求先生非識先生者此中繼憲伯而守者劉君玉孺也因署卻陳司李以其意來問因以識歲月崇禎五年五月日

復九賢祠記

陳宣

宏治戊午二月上丁予以有司知釋奠先師率諸庠生潔清殿廡至東廡之南壁下見有像如人立予回視久之不能去進諸生而問故吳生鵬肇曰河南故有九賢祠祠有石碑刻九賢像於碑上今祠廢碑移於戟門石明年已未

夏四月乃督義民孟海等復九賢祠於東郭之巽地遷其像碑於祠之傍夫九子之賢平生著述裨益於世薄海內外無不知之其無在於祠與像也亦審矣而圖之者亦以盡吾心焉耳苟無是心雖祠與像百世之下吾不得而知之矣遂歌之俾洛人得以世祀而侑焉歌曰

麟不長出兮傷踣河不長清兮涇以渭緊五星奎聚兮泰以其豪萃群賢之精英兮光生百世琢石象賢兮中州奎壁堅凜凜曠世之人兮猶有生氣

伊洛淵源祠記

同上

河南二程夫子之闕里蓋自周公卜宅歷代相循為都其山川磅礴鬱結而秀發者殆盡殆盡猶不足以當之必若兩夫子者上接孔孟之傳下啟來學功垂于後世而後為慊而足也宏治元年丙辰宣來守是邦輒更鄉賢祠再復九賢祠兩夫子皆在焉然泛而不專也繼又刻其全書與海內學者共之專矣而猶有所未盡也是歲之秋為十有二年己未始勸洛人之志道者朱永昌等翔淵源祠于西郭洛陽門之左中設兩夫子位以謝楊游呂輩為高第弟子凡八十有三人列其位東西配之如孔廟制極簡朴象意也

工畢躬行釋菜禮邀洛之士夫以享神餘前日過洛有不得以盡其誠者皆于是乎得以瞻謁祠下而宣平生景慕之私亦於是乎少盡矣是豈小補也哉

伊洛書院記

胡　謐

伊洛在河南居天地之中自周營漢都後代或因之或為會府然真名勝地自至宋兩程夫子出於斯祠墓在焉夏縣司馬公范陽邵子寓於斯獨樂園安樂窩在焉關中張子則以邵程咸在而屢造焉之數真儒萃處一時斯地乃得與洙泗並稱為學道淵源之所蓋所謂西鄒魯也故自宋以前建學以儲養額徒與他方等宋季逮元則有卿人溫裕孟同薛友諒數輩別建書院曰同文曰嵩陽曰潁谷曰伊川曰洛西專祀兩程子司馬子邵子張子併程子之所師營道周子所流傳新安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及覃懷許子凡十儒以聚教族姻鄉閭及四方來學之士蓋表其地俾諸關里且冀賢才之盛如昔也其為風教之助可謂至矣國家既內設國學外設郡縣學及社學且專憲臣以董之其於通祀常教固皆振舉罔或廢墜然諸舊遺書院以不隸于官如同文嵩陽潁谷三院皆蕩然靡存伊

川洛西二院間雖修葺亦日不足矣前提學吳君伯通深以為念白諸前撫李公行議允乃檄河南府以伊川洛西舊院命所司葺而新之而同文嵩陽潁谷以故基莫究別相得郟城南五里而近洛河之陰安樂窩遺址併其傍隙地餘三十畝總建一書院以代之時前郟守劉侯本實司其事集材鳩工中後各為屋南北七楹東西六楹左右翼兩廡其楹倍之前豎二門各東西四楹南北五楹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己亥冬又明年秋將訖工而劉侯擢貴州參政去今守郟何侯鑑來嗣厥任凡所未備者悉繕完之命前教授徐昌具營建顛末而請吳君題額中曰十賢祠祀前諸儒後曰講道堂左曰主敬齋為師徒授肄之所合而顏之曰伊洛書院蓋兼舊遺諸書院之意也而以記文遞諗為之諗謝不敏未敢執筆吳君俄以憂去今提學石君淮至仍白諸今撫都憲趙公文博議亦克合乃命所司肖十賢像而位次則據草廬吳先生所著洛人張順中十賢堂記以為序擇日安慰如禮每月朔叅謁歲以釋奠之明日致祭著為儀遴屬較生員若民子弟之頴異者居宿以專業較官輪次莅教郟

條以時督課焉耳申以記文見屬辭不獲夫舉吳下皆設學而教以先聖先賢之道者蓋欲天下之人皆學為聖賢也詎直拘其所產所寓之迹哉然彼古聖賢世之相去也久地之相距也遠就與伊洛諸儒之迭起近代其聲光氣澤之遺尚足以淪浹鄉之後人取法光為親耳切耶此實前人之建書院與今日諸君子協成斯舉之至意也自今凡教于斯學于斯者尚求伊洛諸儒之所論述以上探洙泗聖賢之心法而凡一言一行必循諸淪浹之餘而無或悖焉則夫將來之造就其有不優入其域者哉於乎地皆有事于斯者共勉焉

鄒魯人皆聖賢實繫所教所學以克致之耳論竊願與凡有事于斯記

唐梁國公狄文惠祠記　王騰

洛城東二十里白馬寺左有石題唐忠臣狄梁公墓余少讀唐書列傳知梁國文惠公為并州太原人舉明經官至宰相又嘗於洛京朝市圖見有狄仁傑故宅蓋即武后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逭知文惠公仕唐家洛故卒葬洛顧其子光嗣由地官員外郎累遷揚州長史景曜魏州司功參軍孫兼謨及進士第以秘書監歸洛遷